

刘儒 著
XINGFU HESHI
LAI QIAOMEN

长
篇
小
说

幸福 何时来 敲门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幸福 何时来敲门

刘 儒 著

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幸福何时来敲门 / 刘儒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1. 7

ISBN 978 - 7 - 5008 - 5002 - 1

I. ①幸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31679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120

电 话: 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
(010) 62379038 (社科文艺分社)

发行热线: (010) 62045461 62005042 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0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: 230 千字

印 张: 15.25

定 价: 26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第一章

一九九〇年七月十五日深夜，一个火警电话就像是一个冲锋陷阵的号令，北疆消防三大队的官兵们，在十几秒钟的时间里即做好了奔赴火场的一切准备。

当时，大队长田伟正在值班室里，他抓起电话就问：“什么地方？”

电话里传来的焦急声音说：“宝丰大街着火了！快啊！”

田伟想问一下具体情况，电话就断了。这说明火情非常严重而紧急，田伟放下电话就往外跑。

这时，几辆消防车已经开出库房在院子里待命，战士们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战车上。坐在指挥车上的副大队长段强，见田伟跑了过来，喊问道：“大队长，什么地方？”

“宝丰大街，出发！”田伟一边跳上指挥车一边发出出征的命令。

尖利的警笛声划破寂静的夜幕，几辆消防车风驰电掣般驶向火场。

宝丰大街烟雾弥漫，火光冲天。

田伟和段强他们赶到后发现，火是从一幢大楼的二层燃起的，这座有十五层高的大楼，一层是商场，二层是夜总会和商贸公司的写字间，三层以上都是居民的住宅。由于是深夜，居民都在熟睡，火着起来以后，绝大多数人未能及时发现，这时还有不少人困在上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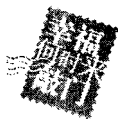
“强子，你带领他们几个开足水枪，负责灭火。其余的人跟我来，进楼抢救被困的居民。”田伟大声地吩咐后，带领着一干战士朝楼门冲去。

段强发现楼门那里火势很大，难以进去，夺过一个战士手中的水枪，向门口处一阵猛射。

田伟他们在水枪的支持下，冲进了楼门。

由于大火烧毁了电源，电梯瘫痪，步行的楼梯通道也被熊熊大火所封锁，上楼救人非常困难。田伟和他的战友们冒着生命危险，冲破大火的封锁，到楼上寻找并背下来了一个个被困的居民。

因为一层是商场，易燃的物品最多，当火势迅速蔓延到一层的时候，



进去救人的困难就更大了。尽管如此，他们在水枪的支持下，还是不断地冲进去救人。此时，段强也参加到了救人的行列当中。

全市的消防力量和灭火设备陆续地赶来了，附近的许多居民也参加到了灭火救人的战斗中来。十几辆消防车，数十支水枪和上千名军民组成的灭火救人队伍，与大火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。

然而，因天干物燥，火势并没有很快地得到控制。当田伟和段强确定楼里已无被困的人员，从火海里跑出来的时候，那幢楼几乎全在燃烧了。他们看着熊熊燃烧的火焰，虽然依旧心急如焚，但想想被困的人员已经救出，多少有了些安慰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顶层的一个窗户里突然发出了求救的喊声。

“啊！还有没有救出来的人？”田伟听到呼救声，急得双目冒火。

段强指了指顶层的那个窗户说：“好像是那个屋子。现在没有办法进去了，怎么办呢？”

田伟知道，这个时候再进楼，等于是去送死，绝不能冒无谓牺牲之险。但人必须救，怎么办？他看了看周围，突然有了办法，把两根杆子拉在一起用钢丝连接。

段强很快就明白了，大队长是要把几根杆子接起来，在人力的推动下，沿楼的外墙上到那个屋子里去救人。过去用这个办法上过六七层的楼，现在是十五层高，能上得去吗？得接几个杆子才够得着？他知道大队长想要干的事是挡不住的，况且除了这个办法，再无别的办法可使，所以他赶快拉杆子跟田伟一起接，并决定由自己去执行这个任务。

田伟估摸着高度，接起了五根杆子。

段强这时说：“大队长，让我上去。”

“不，我去，你快叫几个人过来。”田伟的口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

每逢遇到艰险的任务，田伟总是身先士卒冲在前边。他尤其不愿把这样的任务交给段强。段强是个孤儿，他希望段强有个幸福的未来，如果段强有个三长两短，他会一辈子都愧疚不安的。段强深知大队长对自己的爱护，他之所以要与大队长争抢艰险的任务，也有自己的想法，他想他是孤身一人，而大队长有家室，他应该把安全留给大队长。他从田伟的手里夺过杆子说：“您就叫我去吧，您在下边指挥。”

“你快去叫人！抢什么抢？”田伟喝道。

“大队长，我求您了！”段强抓着杆子不放，请命的决心坚定不移。

“少废话，听从我的命令！”田伟说着，猛推一把，段强打了一个趔

起。他见段强还要上前争夺，大吼道：“还不快叫人来！”

段强一看大队长急红了眼，只好赶快叫人。

于是，七八个人抱起杆子的这一端，田伟抱住杆子的那一端，退到离楼有一百多米的地方，然后喊一声开始，一起朝楼跑去，田伟跑到楼跟前，借着他们的推力，踩着楼的外墙，上到了顶层，通过窗户，跳进那个发出呼救的屋里。

这屋里烟雾腾腾，火已把其他几个房间烧着了，人被火逼到了临窗的这个屋子。屋里边一对夫妇见田伟从窗户里跳进来，惊喜万分。田伟解下身上带的绳索，就要拴住这对夫妇进行营救。可他们说，先救孩子，从身下抱出两个孩子来。这俩孩子六七岁大了，已被熏得昏迷不醒。田伟便把孩子捆绑在自己的身上。

上来可以抱住杆子上来，但下去是难以借助杆子的，尤其身上背着俩孩子，想依杆而下根本不行。田伟只好叫孩子的父母在楼上控制绳子，自己背起俩孩子沿墙滑落，最后将孩子安全地救了出来。

田伟放下孩子又要上去救大人。这时那个窗户里已经冒火了。段强再次要求由他上去，又被田伟严厉拒绝。几个人又用那个接起的杆子将田伟送到了那户人的屋里。

然而，田伟这次跳进窗户以后，却再也没有出来。

火焰很快吞没了那个屋子。

段强喊叫着大队长，急红了双眼。他要战士们送他上去营救大队长，可那里已被熊熊的烈火所笼罩，无法接近，上去就是送死啊。这时市里的领导赶来，才硬是将他劝住了。

大火终于扑灭了。

这场火灾造成了几亿元的经济损失。由于田伟所领导的消防官兵们的奋力抢救，除了那对夫妇遇难以外，没有其他居民的死亡。年仅二十八岁的田伟大队长献出了宝贵生命。

大楼还弥散着呛人的烟，段强就第一个冲了进去。他不顾种种险情，一口气跑到了顶层，找到了那个屋子。当看到屋里那个感人而又惨痛的情景，他一下子被定在了那里。

只见三具烧焦了的尸骨矗立在靠近窗户的地方，虽然他们的肉体已不复存在，可他们生前欲逃离险境的努力依稀可见。那个站在后边的显然是田伟大队长，他一只手搭在前面一个人的肩上，像是护着他们，一只手伸向采暖管道，从地上残留的绳灰能够看出来，田伟已给那两个人系好了绳



子，绳子的另一头拴在暖气管道上，大概就在他们要从窗户里逃离的时候，无情的火焰吞食了他们宝贵的生命。

段强跪在地上，面对三具尸骨号啕大哭。

战友们很快都来了。大家一面痛哭，一面劝他们的副大队长段强。段强哭得死去活来，田伟的牺牲对他的打击太大了。大他五岁的田伟，比他的亲哥哥还要亲。自他入伍以后，一直在田伟的手下工作。田伟对工作非常认真，对手下的要求也非常严格，对消防业务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训练，一丝不苟。在他的带领下，段强进步很快，几乎是跟着田伟的提升，一步步被提拔了起来，一年前当上了副大队长，成了田大队长的副手。田伟不仅关心他的进步，也非常关心他的生活。尤其知道他是孤儿以后，对他的关心更是无微不至。只要他有个头疼脑热，田伟就要催他吃药，给他做病号饭。田伟还曾经对他说，再过两年，就帮他在北疆找个对象，在这里安个家，让他好好地过日子。

对他这样好，这样重要的人，竟然牺牲了，他怎么能受得了！

段强觉得他对不起田大队长，对不起田大队长的爱人孟鸣嫂子。今年春节的时候，孟鸣嫂子来过这里。虽然只是几天的接触，但他感到孟鸣嫂子跟田大队长一样的好。她明理，热情，厚道，对他们的工作从心底里理解，支持。他上班不在宿舍的时候，她给他拆洗了被褥，洗熨好了脏衣服，连衬衣袖口上缺的一个小纽扣也给他钉上了。临走时，孟鸣嫂子说：“我不在你田大哥身边，希望你多替我操份心，你们的工作特殊，任务艰巨，工作你们一定要做好，绝不能辜负了国家和人民的重托，但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他是个急性子，你要常看着他，多提醒他。嫂子的话你明白吗？”

他当然明白孟鸣嫂子的话。他当即就对嫂子说：“嫂子您放心，您嘱咐的话，强子永远都不会忘记，时时都会放在心上，强子用生命向您保证！”

孟鸣嫂子当时很高兴。她说：“同样内容的话，我给你田大哥也说了，要他多关照你，保证你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地生活，进步。”孟鸣嫂子还曾对他说，作为一个孤儿，能够到现在这样，是多么不容易啊，希望他将来有个和和美美的幸福家庭，他们两家要走成最亲近的亲戚。

段强想到这些，愧不欲生。他想，嫂子嘱咐田大队长的，田大队长做到了。可嫂子嘱咐他的，他没有做到。他怎么向嫂子交代？他怎么再跟嫂子见面啊？

“为什么牺牲的是田大队长不是我？应该是我才对啊！我对不起田大队长，我对不起孟鸣嫂子呀！”

段强想，孟鸣嫂子知道了田大哥牺牲的消息，该会多么痛苦啊。她一定会挺不住的。田大哥说过，嫂子已经怀孕了。他清楚地记得，田大哥在得知嫂子怀孕的消息以后，兴奋极了，说自己很快就要有接班人了。从田大哥的脸上看得出来，他是多么盼望着小接班人的诞生啊。可现在，孩子还没有出生，他就这样牺牲了，永远也看不到自己的孩子了。可怜的孩子在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就失去了爸爸。如此沉重的打击，嫂子如何承受得了呢？如果影响到腹内的孩子，那更是祸上加祸！

不能，绝不能让嫂子知道大哥牺牲的消息，起码也要等到她生孩子以后。段强有了这个想法，就向上反映。领导们听了他的意见，既能够理解，又觉得难以执行。田伟的父母都去世了，孟鸣是他唯一的亲人，这样大的事，怎么能不告诉她？不告诉她，后事也没有办法进行啊。

段强坚持自己的意见。这个大个子黑脸庞、以往一切听从领导指挥的硬汉子，这回竟然大哭着不肯听从领导的话。组织上只好略微推迟一下通知孟鸣的时间。可是，这又能隐瞒多久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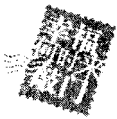
孟鸣在天津市一个区的育仁小学里教书，她是那个区的模范教师，担任着三年级一班的班主任，带着几个班的语文和德育课。由于她父母都是有文化的人，她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。她经历过物品短缺的困难生活，也经历过腥风血雨的文化大革命。她清楚地记得，在她还不满三岁的时候，妈妈突然被他们学校里几个戴红袖章的学生抓走了。她哭着喊着，哭喊了一天一夜，也没有人理她，她也不知该到什么地方去找妈妈。第二天，一个远房亲戚把她领走了。她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有家不能归的生活。后来，忽然有一天，一个穿军装的叔叔来到亲戚家里对她说，她妈妈解放了，是来接她回去跟妈妈团聚的。她跟那叔叔回到家的时候，妈妈果然就在家里。妈妈告诉她，是解放军去了她所在的学校，她才得到了解放，如果解放军晚去些，她可能就永远也见不到女儿了。

爸爸在京城一个区里当干部，孟鸣依稀记得，他过段时间就会回来一次。可自妈妈被抓，爸爸再也没有回来过一次。她问妈妈，妈妈总是流着眼泪编些话哄她。直到她懂事多了以后，妈妈才告诉她，就在妈妈被抓的那些日子里，爸爸被整死了。

“为什么解放军没有去救爸爸呢？”当时她这样问妈妈。

妈妈只是摇头，用叹息和眼泪回答女儿天真的问话。

因为是解放军救了妈妈，孟鸣从小就对穿军装的人有好感。她能嫁给田伟，与这有一定的关系。她爱田伟那样的军人风度，爱他挺拔、精神、潇洒，爱他说话干脆、办事利落，更爱他热爱事业的献身精神。结婚两年多以来，虽



说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很有限，但两人的感情非常深，彼此都在用奉献事业的实际行动，告慰着对方，鼓励着对方。田伟立了功，会及时把立功喜报寄给孟鸣。孟鸣当了模范教师，立即把喜讯告诉田伟。平时，两人的书信电话不断。除了通报各自的工作以外，相互想念，憧憬生活的话语也很多。孟鸣每次必说的一句话是，好好工作，注意安全。田伟每次必说的一句话是，注意身体，不要太过劳累。

结婚后，田伟只回过一次家。他在家住的半个月时间里，全身心侍奉孟鸣的妈妈，陪伴孟鸣。那些日子，他把家里的活全包了，做饭、洗衣、打扫卫生，能做的活都叫他一个人做了。孟鸣的妈妈十分感动地说，孟鸣能有田伟这样的丈夫，她能有田伟这样的女婿，是她们母女最大的福分。

这一年春节前夕，孟鸣想到田伟那里去。她知道，每逢过节都是田伟他们最忙最不能离开岗位的时候。可她又不愿把妈妈一个人撇在家里。妈妈看出了她的心思，鼓励她去看田伟，说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没有事。就这样，孟鸣到了田伟那里。这是他们在一起过的第一个春节。孟鸣除了陪田伟过节，也没有闲着。她做完田伟那里需要做的活，把段强那里需要做的活也都做了。临别跟段强的那次聊天，是她特意挤时间安排的。一来她觉得段强需要关照，二来也是对田伟不放心。

回家以后，她发现自己怀孕了，这让她特别高兴。孩子是爱情的结晶，从结婚那时候起，他们就想要个孩子，现在终于怀上了，怎么能叫她不高兴呢？她打电话告诉了田伟，田伟高兴得喊起来。后来她又写信诉说了自己的喜悦。田伟写回来的信很长，除了诉说自己激动的心情，还嘱咐了许多话，要孟鸣多加注意，以保证大人和胎儿的健康，甚至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。

自那以后，她特别注意，一天天地计算着分娩的时间。已经退休在家的妈妈也在一天天地企盼着外孙。

这一天早晨，孟鸣还是六点钟就起了床。虽然妈妈有话，要她少干些家务，但孟鸣心疼妈妈，不愿叫妈妈干太多的活。和往常一样，她起了床，轻手轻脚地洗漱完毕，做好了早点，清扫了屋子，才匆匆地吃了点饭。妈妈在屋里抱怨说，不要早起干活，为什么总不听呢？孟鸣说，她年轻，身体好，干点活不碍事，人家说活动活动对胎儿还有好处呢。孟鸣匆匆地吃完了饭，穿好了衣服，临出屋习惯地看了一眼墙上挂的她和田伟的结婚照。自从结婚以后，丈夫长年在外，每天看几次那张照片，对她是很大的安慰。照片上的田伟穿着军装，是那样英姿飒爽。每天上班走时看一眼他，就像是给他一个温馨的招呼，也像可以从他那里得到爱抚和支持，这样走出家门，总让她十分快乐，十分

自信。

育仁小学离孟鸣家不远，她骑自行车二十分钟就到了。这时，大部分老师都还没有到，只有郜杰老师已坐在教师休息和备课室里。

郜杰和孟鸣曾是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。这个忠厚老实、少言寡语的郜杰，在师范学校时就对孟鸣很有好感。但一来自卑，觉得自己配不上孟鸣，二来胆子小，从未向孟鸣表示过心迹。师范毕业以后，他们一同分到育仁小学任教。孟鸣当一个班的班主任，他也当一个班的班主任。孟鸣教语文和德育，他则教数学和体育。这时候的郜杰，在孟鸣面前还是那样腼腆，很少跟孟鸣面对面地说话。但聪明心细的孟鸣，还是察觉到了他的心意。孟鸣觉得他人很好，就是没有爱恋那样的感觉，一直拿他当好同学好朋友对待。郜杰追求孟鸣的方式很特别，他处处以孟鸣为榜样，工作上非常敬业，样样都不落后，比如上班，孟鸣总是提前到，而他尽管家离得很远，每天上班也都是赶在孟鸣的前面。在遇到荣誉的时候，他又总为孟鸣说话，从不愿超过孟鸣当先进。

后来，孟鸣结婚了，他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但没有因此松懈工作，也没有对孟鸣不好。直到现在，他没有结婚，也没有谈对象。孟鸣很想劝劝他，可无法张口。两个人碰到一起时，说话不多，不热也不凉，彼此都有点别扭。

“来了？”郜杰见孟鸣进来，和往常一样，抬头看看她，问了这么一句。

“啊，来了。”孟鸣也和往常一样，回了这样一句后，到自己的位子上坐下。

孟鸣曾想过改变到校的时间，避免和郜杰单独在一起。但对工作的热忱，使她很难做到。每当跟郜杰单独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她都有点别扭和不安。她很不理解郜杰为什么非要这样。不过，这个时间毕竟不长，随着其他老师的陆续到来，她的别扭和不安随之消失。尤其是上课的铃声一响，她投入工作后，就把这完全忘掉了。

她紧张而愉快地工作了一天。晚上回到家里，同妈妈吃过饭，陪妈妈聊过天，最后到自己的卧室以后，她又看了一会儿他俩的合照，好像在对着他述说自己一天的工作，又好像在想象着他一天来的工作情况，这时她的脸上浮现出甜蜜的微笑。

腹内的胎儿忽然动了一下，孟鸣惊喜地摸了摸肚子，慢慢在床上躺下来。她怀着幸福的憧憬睡着了，睡得很香。到夜里，她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什么地方着火了，火势好大，田伟他们在扑救中，突然被大火吞没了，吓得她惊叫一声坐了起来。

或许是心心相印的感应，这个梦给她的震撼特别剧烈。以往她也常做田伟



救火的梦，但都没有像今天的梦这样真切，这让她吓得几乎窒息。这个梦如同真的似的，让她惊恐得再也无法躺下。她想打个电话过去，可拿起电话又放下了。她怕深更半夜打电话，吓着田伟。这个梦让她再也睡不着了。早晨起来又想打电话，可事情太多，急着去上班，还是没有打。

没有事，不过是个梦。她在去学校的路上安慰自己说。

从前挂念丈夫，上了班，一忙起来就忘了。这天有点不同，那个梦在她的脑子里怎么也挥不去。她心慌得厉害，甚至上课的时候几次发愣。好不容易到了中午放学，她一回到家里就拨田伟的电话。

很长时间没有人接。

这是田伟办公室的电话。当时段强等人就在跟前，段强断定是孟鸣嫂子打来的，他不敢接，也不叫别人接。

电话不停地响着。段强只好编好了瞎话叫一个战士去接。

孟鸣听到接电话的不是田伟，立刻就说：“叫你们大队长田伟接电话。”

“田，田大队长，他，他不在。”

孟鸣听出声音很不对劲，问道：“他不在，他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他，他去，他去市里开会了。”

孟鸣从战士的两次回话里已感到大事不好，大声地喊道：“找你们副大队长段强，叫他接电话！”

战士不知该怎么办。站在旁边的段强更不知如何是好。

孟鸣在电话里大喊着：“段强！强子！……”

段强听到嫂子熟悉的喊声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，他一把抓过话筒，叫了声嫂子。原本想用假话哄过孟鸣，可还没有说两句，他就号啕大哭了。

孟鸣听到段强的哭声，当下就晕倒了。

第二章

孟鸣的妈妈正在厨房里做饭，不知道她打电话。往常，孟鸣进门后都要先给妈妈打招呼，随后就帮妈妈做饭，今天的例外，并没有引起妈妈的注意。何况，妈妈知道女儿上班很累，又怀着身孕，巴不得让女儿休息休息。直到做好了饭，叫女儿叫不应，才过去看，发现女儿躺在地上，电话机话筒吊在桌子旁边。

“啊！孟鸣你怎么了？”妈妈惊吓得大叫。只见女儿脸色铁青，不省人事，身下还有血水渗出来。

“孟鸣！鸣儿！”老人抱起女儿一边叫，一边向外挪动身子，够着电话，就拨打急救中心。因为急救中心占线，她又拨打孟鸣的学校。

郜杰中午不回家吃饭，电话正被他接着了。他听说孟鸣晕倒在家里，骑上车子就往孟鸣家飞奔。

赶到孟鸣家的时候，孟鸣还处于休克状态，她妈妈又急又悲地哭叫着。几个跑过来的邻居说，已打了急救中心的电话。郜杰等不得，抱起孟鸣就往外跑。跑到胡同口，救护车来了。

经医院抢救，孟鸣脱离了危险，但仍处于昏迷状态。医生说，孟鸣肚里的孩子已经流产了。

孟鸣妈妈赶到医院，听了这个结果，虽为女儿得救感到欣慰，孩子的流产还是让她十分悲伤。她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。她想，应该快告诉女婿田伟。但在她就要打电话的时候，脑子里忽然闪过孟鸣晕倒在家里的情景，孟鸣倒在电话机旁边，话筒当时吊在一旁，一定是孟鸣接了田伟单位的电话才这样的吧？难道是——

老人不敢往那方面想。

如果说，女儿得救刚让她在悲痛里有了一些安慰的话，一想到田伟可能出事，她就又陷在了更加悲痛的境地。她深知田伟对女儿有多么重要，对这个家有多么重要，田伟要是出事，就是塌了这个家的天呀，女儿如何受得了，她又如何受得了呢？难怪女儿会这样呀，天哪！这可怎么得了啊！



老人哭着，在心里喊着。她已经断定必是田伟出事了。

郜杰跑前跑后地忙活着。他过来安慰老人说：“伯母，您不要太过伤心，孟鸣她毕竟已脱离了危险，我刚找过医生了，他们答应全力以赴给她调治，会很快治好的。孩子没有保住，以后还会有的。”

老人擦着涌流不止的眼泪，感谢郜杰的帮忙。

郜杰说：“伯母您不要客气，我跟孟鸣是一个学校的，从前又是同班同学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还需要做什么，您只管吩咐。”

“谢谢你郜老师，多亏你赶来帮忙，不然孟鸣她……”

“伯母您千万别再这样说，我来完全是应该的。您看，要不要告诉一下孟鸣的丈夫啊？”

老人听郜杰说到孟鸣的丈夫，眼泪再一次涌流起来。她哽咽着说：“不，不了。”

郜杰听孟鸣的妈妈这样说，有些不解。他想这样大的事，怎么能不告诉孟鸣的丈夫呢？是怕孟鸣的丈夫听到这个消息着急，影响工作吗？孟鸣现在还在昏迷中，他们的孩子也没了，怎么能不告诉呢？他这样想着，看着老人欲言又止。

老人完全理解郜杰的意思。她很想打个电话问一下，希望田伟没有事，可又怕电话证实了她的判断，这时候田伟那里成了她不敢触摸的神经。她只是摇头，只是流泪。

郜杰难以猜度老人的内心所想。他没有问孟鸣为什么会这样，以为孟鸣是太过劳累晕倒的。既然老人说不用告诉，他只好安慰安慰老人，又去看孟鸣的情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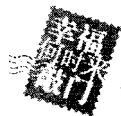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候，段强正在飞驰的火车上。

由于他在与孟鸣通电话的时候，失去控制，号啕大哭，孟鸣那边一下没有了声音，他就知道嫂子出事了。这让他痛恨得又打自己的脸，又哭骂自己的罪恶。他想，田大哥是他没有保护好牺牲的，现在又是他不中用吓坏了嫂子。他简直是罪过累累，罪不可恕啊！

起先，组织上要通知田大哥的家人，他不让，组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。现在又是他捅出了这样大的篓子，孟鸣嫂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他还怎么向组织交代？还怎么有脸再活在这个世上啊？

段强决定立即前往嫂子家里。组织上给他派了两个人，一个消防队的战士，一个市委办公室的主任，陪他一同前往。他们当即出发。

火车虽然开得很快，可段强还是觉得太慢了。他恨不得立马跑到孟鸣嫂子



跟前，看看嫂子到底怎么样了。尽管在这之前，北疆市委通过组织已问了情况，那边说孟鸣已脱离危险，但段强不怎么相信，他想，也许那边怕他们太过担心，不过是说些安慰他们的话，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。

一路上，他坐立不安，不吃饭，也不喝水。陪同的两个人怎么劝他，也没有用。他有时像个小孩子似的，忍不住哇哇地大哭，引得满车厢的人都看他。为了躲开人们的视线，他干脆躲到厕所里去，很长时间不出来。

天津终于到了。段强匆匆跳下了车，跑步出了站，拦了一辆出租车就往医院里赶。

这时，孟鸣还没有苏醒过来。守在病房外边的郜杰，听说来人是田伟单位的，正想给他们介绍一下情况，段强却急不可耐地进入了病房。他一进门就对着躺在病床上的孟鸣，跪倒在地，痛心疾首地哭道：“嫂子啊，我对不起您呀！是我没有保护好田大哥，又是我让您成这样的，我辜负了您，我真是该死啊！”他一边说，一边狠命地抽打自己的脸。

值班的护士赶快过来制止他说：“同志同志！你这是干什么？病人需要安静，你赶快离开！”

段强受了护士的训斥，这才停止哭声，站了起来。但他没有离开，而是走近几步，注意看床上的孟鸣，见孟鸣如睡着似的躺在床上，正在输着液，才转过身来，向护士敬了个礼，并问护士说：“嫂子她，她没有事吧？”

年轻的女护士被他吓了一跳，因为他救火的时候脸上多处烧伤，又因田伟的牺牲痛苦不堪，后来也没有很好地洗过脸，脸是又黑又破，两只眼睛红得像火球儿似的，让护士看了十分害怕。“你，你，你哪儿的呀？”护士看着他连连往后退。

段强并不知道护士为什么害怕他。他说：“我是和田大队长一个单位的。我叫段强。这都是我造成的，是我害了他们啊。”

护士似明白，又似不明白，依然怯生生地看着他。

这时郜杰进来了。一开始，郜杰对段强未经允许进入病房大声哭叫，很生气，很不理解，觉得这人过于莽撞，不懂事理。后来知道他是田伟的亲密战友，孟鸣打的那个电话，正是他接的，方理解了他的心情。看着段强一脸伤痕，一身灰尘，郜杰对他生了一分敬意。他请段强到接待室去，告诉他有关领导都在那里等他。

到了接待室，彼此认识后，医生介绍了孟鸣的病情。

当听说孟鸣怀的孩子流产了，段强又一阵伤心悔恨，捶胸顿足。

虽然这边的人已知道孟鸣的丈夫田伟在一场火灾中牺牲了，但都不知道具

体的情况，段强的自责诉说，使大家了解了那场感天地、泣鬼神的救生战斗，无不为田伟的英雄行为和段强对战友的赤忱所感动。

段强又到孟鸣家里，看望孟鸣的母亲。他见了老人，再次跪倒在地，诉说自己的罪过，向老人表示深深的歉疚。老人听孟鸣说过段强，见他如此伤心和自责，就像见到亲人一样，拉他起来，和他哭抱在一起。

孟鸣在昏迷中不断地惊叫，哭泣。可以想象，突然降临的灾难，给她精神上造成的打击有多么严重。

一直陪在跟前的段强，每当她惊叫哭泣的时候，都以为她苏醒了，赶快叫她，同她说话。可她根本不理睬，惊叫哭泣过后，又归于昏迷之中。段强看着她那极度惊恐悲伤的样子，心如刀绞，泪如雨下。

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，孟鸣的病情终于稳定下来了。这天早晨，她慢慢睁开了眼睛。段强看见正要叫，被跟前的护士制止了。孟鸣眨眨眼，似乎在回想。她动了动身子，确定自己躲在床上，以为那不过是做了个梦。但她有些疑惑似的，慢慢朝四下里看，当发现不是在家里，而像是在医院的时候，她惊疑地想坐起来，被护士及时地按住了。

一看见护士，她完全明白了，这是在医院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站在护士后边的段强，这时忍不住哭叫了一声：“嫂子！”

孟鸣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扭头看去，当发现是段强的时候，她惊得睁大了眼睛。

段强“腾”地跪到地上，声泪俱下地说：“强子对不起您，强子辜负了您的厚爱，辜负了您的希望，没有保护好田大哥，还让您受惊出事，连孩子也没了。强子真是该死啊！嫂子！”

孟鸣一下子想起了她打电话的情景，田伟真的没有了，孩子也没有了吗？她摸了摸肚子，当确认孩子也没有了的时候，一下又昏厥过去。

护士一看病人又昏厥过去了，赶紧叫医生，同时指责段强不该在病人刚醒来说孩子没了的事。段强后悔莫及，直抽自己的嘴巴。

经医生抢救，孟鸣缓了过来。这时候的她，心里万分地悲痛。她知道段强、医生和护士他们都在跟前，她不愿意当着他们的面哭泣，很想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哭，去喊，去发泄内心里无比的伤痛。可她知道，他们不会让她离开医院，不会让她一个人到什么地方去。所以她只好紧闭起双眼，强咬住牙关，在内心里消化无穷的伤痛。

孟鸣觉得自己真像做了一场噩梦似的，两天以前，她还是那样充实，那样自信，那样幸福。每当一天开始的时候，她会在丈夫的照片前默温自己的诺

言。每当忙完一天的工作回到家里时，她又会在丈夫的照片前默念自己的成绩和成长。她知道，丈夫也是这样。他们相互寄托，相互鼓励，心心相印。他们的爱情美不胜收，他们对未来充满着幻想。尤其在怀孕之后，她经常抚腹遐想，对未来有着多好的企望呀。可哪里想到，突然之间，这一切都改变了，丈夫牺牲了，孩子流产了，她还怎么活啊？她的眼泪从紧闭的双眼里冲涌而出，哗哗地流个不停。

段强不敢再说一句话，他一直跪在地上。郜杰等人怎么劝他起来，他都不肯。他说他太对不起嫂子了，嫂子的痛苦都是他造成的。

孟鸣毕竟是个明白人，她知道已成的现实无法改变，她不能总是这样，让大家跟着她受罪。丈夫是个军人，火场就是战场，上战场就会有牺牲，他履行了一个军人应该履行的义务，他没有错，他是光荣的。作为军人的家属，她应该挺得住，应该坚强，不能为他丢脸。想到这些，她终于遏制住了眼泪，睁开眼，也坐了起来。

段强看见她坐起来了，赶快往床跟前爬了爬，叫了声嫂子。

孟鸣挥了下手说：“段副大队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吧。”

段强注意到孟鸣称他段副大队长，没有像以往亲切地叫他强子，他跪在地上不起，哭道：“嫂子啊，强子真是无脸活下去了，牺牲的本该是我，可田大队长不叫我上，他非要上，我没有能把他拉下来啊！”

孟鸣说：“他做的没有错，他怎么能叫你上，而他不上呢？他是大队长，又是你大哥，他应该这样。你要牺牲了，不是更不好吗？你不要说了，快起来吧。”

段强还是不起来，说：“我要牺牲了多好啊，我毫无牵挂。都是我不好，我不但没有保护好大哥，还在接嫂子电话的时候，放声大哭，惊吓得嫂子连孩子……”

郜杰见他又要说孩子的事，怕引发孟鸣的病情恶化，打断他的话说：“你就不要再说了，快起来吧。”他说着，一把将段强从地上拽了起来。

孟鸣这时说：“强子，你的心情我理解，你就不要再说自责的话了。你过来，你把事情的经过给我仔细地讲一遍，我想知道。”

段强坐到了床边儿上，将田伟抢险救人、牺牲的情况详细地说了一遍。

孟鸣听了以后，被丈夫的行为深深地感动了。特别是丈夫救下了两个孩子，让她感到些许的安慰。她想，丈夫虽然牺牲了，他们的孩子没有了，但毕竟救下了两条小生命，那是丈夫用生命用血换来的呀。

段强向孟鸣表示，他要用一生报答田大队长和孟鸣嫂子的恩德，要帮助孟



鸣嫂子渡过一切沟坎，尽可能生活得好一些。孟鸣摇头对他说，不要总是有负罪感，这与他没有什么关系，希望他以后快快乐乐地生活。

孟鸣很快出了院。她决定到北疆看看丈夫救火牺牲的地方，看看救下的那两个孩子。

一路上，段强精心地照顾着孟鸣，并不断地表示自己的愧疚。孟鸣心里既感激又难过，觉得段强实在真诚难得，可让他总有负罪感，以后还怎么好好地工作，快乐地生活呢？他本来就很不幸的。为了解脱他，她忍住内心里的悲伤，说了许多劝解他的话。

到了北疆，孟鸣首先来到火灾现场。这时现场已经清理过了，她只能通过段强的讲述，了解当时的一些细节。到了田伟牺牲的地方，当段强含泪讲到他所看到的那个场景的时候，孟鸣声泪俱下，向着曾经有三具尸骨矗立的地方跪下说：“田伟啊，孟鸣在这里给你磕头了，你走好，安息啊！”

段强跪在那里泣不成声。

最后，是孟鸣硬拉起段强，离开了那里，离开了现场。

孟鸣离开现场以后问段强，那两个孩子在什么地方。段强说，当时救出后，就交给政府了，不知道现在在什么地方。结果一问，那两个孩子已交到孤儿院里去了。

原来，那两个孩子的父母家里没有别的人，他们遇难后，没有人照料孩子，只好把他们送到了孤儿院。

孟鸣来到孤儿院，姓郭的院长对她说，这俩孩子原先就是他们孤儿院的，六年前是火灾中遇难的那对夫妇把他们领养走的。他们在那个家里生活得很幸福，谁料他们的养父母在大火中遇难了，可怜的孩子不得不又回到了这里。孟鸣询问这俩孩子早先来孤儿院的情况。郭院长叫其他人退出后，单独和孟鸣进行了交谈。

郭院长说：“因为这俩孩子是你丈夫用生命救下来的，我觉得我应当告诉你实情，但你听了以后，要永远地保守秘密，对谁也不能说，因为它关系着这俩孩子的未来。他们的生母是个艾滋病患者。是她把俩孩子偷偷送到院里来的。这对孪生兄妹当时还不足一个月。他们的母亲写有一封信放在襁褓里，告诉我们，孩子的出生日期是一九八四年一月五日，男为兄，女为妹，男的叫李健，女的叫张康。她说，她患了艾滋病，已不久于人世了，为了生下她怀的孩子，她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。她说，她在怀孕期间做了阻断治疗。现在把孩子送到孤儿院，希望这里的阿姨能够好好地照料他们，让他们健康地长大成人。她说，她会在那个世界里，永远地感谢照料她孩子的阿姨们。她没有说她